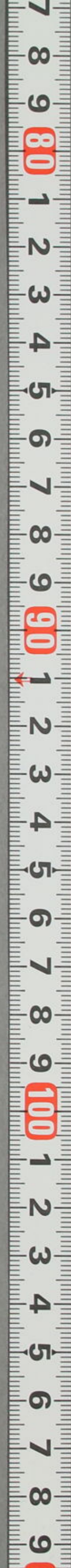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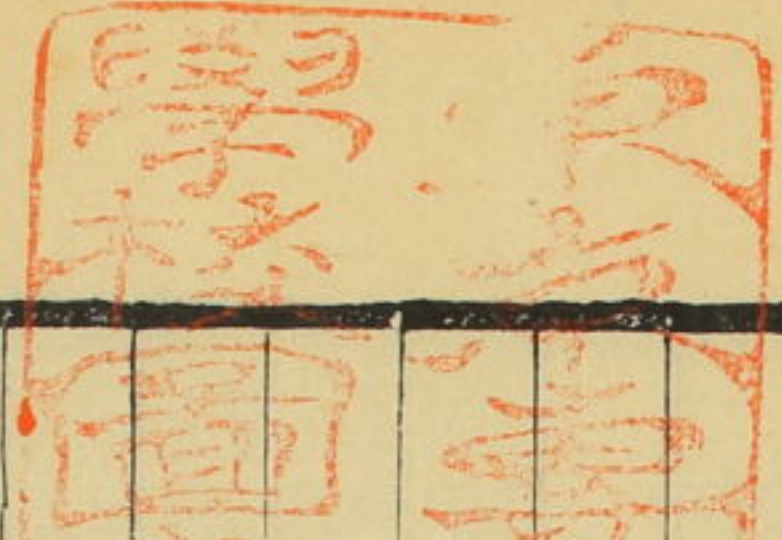


金文雅

和16
343
2



利
296
2



金文雅卷五目錄

奏疏

諫索女直逃入高麗戶口疏 金史

完顏勛

論便宜事 金史

曹望之

請立皇太孫疏 金史

徒單克寧

言郊天配享疏 金史

石琚

諫伐宋疏 金史

祁宰

諫游金蓮川疏 金史

梁襄

論為政之術疏 金史

徒單鎰

諫止官田給軍疏 金史

高汝礪

上宣宗疏 金史

高汝礪

諫權油疏 金史

高汝礪

上四事疏 金史

張行信

諫分義軍為三等疏 金史

胥鼎

所錄文
有拘邦

諫伐宋疏 金史

胥鼎
侯摯

陳九事疏 金史

論雅樂疏 金史

請屯田疏 金史

田琢

諫伐宋利害疏 金史

楊雲翼

言簡財理卒疏 玉堂嘉話

楊雲翼

金文雅卷五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諫索女直逃入高麗戶口疏

完顏勛

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
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尙未賓服自先
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
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
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
眾願人情恚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
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
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
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
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宏樂天之德聽免徵

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

論便宜事

曹望之

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闕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彌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每季圖上外路

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汚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真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驢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

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
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

請立皇太孫疏

徒單克寧

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
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
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
畏不愼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
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
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
惟陛下裁察

言郊天配饗疏

石琚

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
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漢魏晉
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

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
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

諫伐宋疏

郝宰

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
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不能混一區
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
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
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
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
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
此地利之不便也

諫游金蓮川疏

梁襄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
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

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
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
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
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阜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
衣一夫致疾染及眾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
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宮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
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
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疲瘠矣禦侮待用
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
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
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
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
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犴之
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

不辨以致翠華有峭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
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寤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
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
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
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
之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
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
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
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
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
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
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
林谷晡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

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
幾致結社之變太康敗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
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又誰敢議止以離棄
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眾唐
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
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
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游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
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
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
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
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
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
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
西漢宗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

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
爲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
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眞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
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
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游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
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畜牧爲業穹廬爲居遷徙
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
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
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
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
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
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物圍中大而
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
獸而未及於隨駕眾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

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稍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身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晏安鳩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爲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社稷爲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獲遂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

論爲政之術疏

徒單鎰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其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

利者眾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辭鉤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

諫止官田給軍疏

高汝礪

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賊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卽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

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

上宣宗疏

高汝礪

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賦稅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

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

諫權油疏

高汝礪

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權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旣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

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

上四事疏

張行信

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

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尙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有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

諫分義軍爲三等疏

胥鼎

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卽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旣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

卽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虜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竊是其言

諫伐宋疏

胥鼎

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

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寢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英雄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讐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

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

陳九事疏

侯摯

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事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為不眾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旁觀未嘗發一卒以為援稍見小卻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為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

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敝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為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眾所推服者不當不考其素用之

論雅樂疏

明昌五年

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尺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宏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縣散失

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鍾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舛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宏等以為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眾人不

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十四簾

請屯田疏

田 琢

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眾乞明敕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於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井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

諫伐宋利害疏

楊雲翼

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眾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可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虜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

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

言簡卒理財疏

楊雲翼

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請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惠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披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

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千萬人亦然如總州縣
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後惟驅幹雄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
之人矣何謂募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眾平日無
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
民所不及者如賜以策帛之賞募之為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
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
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荷之所慣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
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為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
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惟
怯而不能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竊見數年
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遏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
羅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
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收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
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

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為今之
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為納官從便國家慮
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
矣惟限之以路分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
半之鈔而臣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
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
者之價常平而不傷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
鈔者每兩益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
平矣此收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以支之之法又不可不知
臣竊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歷名之美
而不究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
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筆楚從事於
匆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
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

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奸官直之及貧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幣不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益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竊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祕策可以搖動中國特以過聽遁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後所遇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後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箠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

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渡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接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策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金文雅卷五終

金文雅卷六目錄

奏疏

條陳八事疏 金史

請擇將相疏 金史

請除職官決杖疏 金史

諫伐宋疏 金史

乞諡太醫使祁宰疏 金史

請革弊政疏 金史

劾高琪疏 金史

上便宜十事疏 金史

上熙宗尊號表 大金集禮

上世宗尊號表 大金集禮

謝帶笏表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盃盞一雙金一百兩內

陳規

許古

許古

許古

李秉鈞

完顏素蘭

完顏素蘭

劉炳

完顏宗幹

完顏宗幹

王寂

府緞子一十疋表
左參政乞致仕表

趙秉文
趙秉文

金文雅卷六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表

條陳八事疏

陳規

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
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
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
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
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
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惶不已況宰相
大臣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
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
旅之務專委樞府尙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其
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

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眾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以
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
牘卽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
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
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
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
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
明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
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
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
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
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
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
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

兼職及充省部差委苟畏狗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
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邱纔革車三十兩乃躬
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騾牝三千遂爲富庶漢
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
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
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鶻所在其費不
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
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
者天必降福竊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及諸
屬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
相尙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
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
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奢侈禁戲明金服飾庶皇天
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

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游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陞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

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眾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悞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卽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於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勳勞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往之事旣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

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資內量增階數易以
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
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
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
境野戰則全軍俱殲城守則合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
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土為相四
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
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
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
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
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
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
一動相牽制竊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
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

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
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選其壯健以
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
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
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饑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
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
要必五十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五千戶為一萬戶謂之
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
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內
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眾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
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
藝為眾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
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
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

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
養一戰士奈何腹民膏脂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眾何以勸
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
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
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
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
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眾者別
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
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
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
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
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

請擇將相疏

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

許古

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
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引
望朝廷整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
戶河南彼既棄其恆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
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
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
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
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用之必能有所建立以
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
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
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
其尙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言
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

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矚賞罰不公至於眾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垣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請除職官決杖疏

許古

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

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闕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

諫伐宋疏

許古

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齋乃祖琦畫像及宗牒偽為歸附以見邱密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

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迺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幣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旣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

乞諡太醫使祁宰疏

李秉鈞

事有疑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卽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

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泐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媿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

請革弊政疏

完顏素蘭

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啟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旣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

劾高琪疏

完顏素蘭

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
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
知一者詣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
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遍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
亂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靈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
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
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
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古論德升張行信
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
諫職當言責迫於凶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
腕切齒欲一剗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
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
之福也

上便宜十事疏

劉炳

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劄率皆自敗承
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
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
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
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
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邊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
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
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
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
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
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
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
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
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

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
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狗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日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
必求貂狐適長途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大慰
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
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
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
眾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
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
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勳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
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
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
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
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

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畜積此最强兵富民之要
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
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
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
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
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
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
河豈足恃哉

上熙宗尊號表

皇統元年

完顏宗幹

唐虞無能名其強名者聖作之迹天地有大美欲歸美者物生之
常歷觀振古大有爲之君必行當世不可曠之典布在方策炯如
日星自非稱謂之安烏足形容其德伏惟皇帝陛下繩其祖武簡

在帝心躬勤儉以倡九牧之風禁游惰以勸三農之作外則安集
勞來稍節於菟畋內則恬澹沖虛弗親於聲色六年於此一德惟
新適洽奕世之成平具舉前王之闊略鋪張文物藻飾聲名勅五
典以示五惇正五行而爲五用代上古結繩之治造聖人合契之
書蘊此沈幾固有雷電之威斷發於宸翰豈特雲漢之昭回兼長
馳射之通材并作帝王之能事臂使西夏肘加東韓北羌輸產土
之良南越致祈天之請云云一視同仁懷小民如赤子九功惟敘
慶多稼於曾孫瑞物充庭頌聲載路若乃嚴恭率典寅畏求端導
四時於玉燭之和齊七政於璇璣之運謂親有德饗有道每躬毖
祀之儀而應以實不以文曲盡靈承之意所謂崇天也立功不宰
神化自然卷而藏之則鼓萬物以無言擴而充之則彌六合於無
外仰公成理好其要不好其詳司契無爲同於道亦同於德所謂
體道也而又弗忘兢業益戒盈成有咨詢宿德之勞謙有體貌大
臣之殊敬觀書乙夜而緝熙靡懈於初終決事齋居雖近習莫知

其喜怒此敬事之欽也包五事以作哲蹈三知之入微挾姦稔數
者逆折於將形抱義服忠者亟用如不及見日月照臨之博所照
何窮雖鬼神情狀之幽其情安遁茲辨物之明也銳於修完以正
百度而有典謨訓誥可舉之文隨所指顧克靖四方是謂聰明睿
知不殺之武幽深遠近其聖也無所不通篤實輝光其德也有容
乃大是以并包再迹增廣文聲周極皞皞之生民同躋熙熙之壽
域聳於聞見孰不揄揚乘乾元首作之初薦天子無窮之間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

上世宗尊號表

大定五年

完顏宗幹

雖有大能謙聖人之至德而歸美以報羣下之誠心仰希從欲之
仁洵致瀆尊之請恭惟紹開景命克享靈心謳歌所歸歷數斯在
思其艱圖其易勤於邦儉於家廟祔其嚴每厚蒸嘗之薦陵園是
奉時爲省謁之行楚子請盟貢復包茅之入尉佗奉職使因白璧
而通文軌大同干戈不用且哀矜庶獄掄擇羣材分問俗之使以

通下情行均賦之令以寬民力蝗螟不害與沴氣以潛消黍稷惟
馨占甫田之屢稔巍巍然高百王之治迹疊疊乎嚮三代之休風
如典冊有所未崇在臣子豈遑寧處夫膺帝命而履寶位是為應
天因民心而啟洪基是為興祚遠人來附綬之而已乃修德以尚
文得不謂仁文乎王略既宣服之而已不窮兵而黷武得不謂義
武乎本之以事無不通之聖宏之以遠無不燭之明能廣前人之
有聲實曰天子之至孝合茲眾美允矣公言臣等不勝大願謹固
請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文義武聖明至孝皇帝

謝帶笏表

王寂

言綸迅召已驚不次之恩手版俄頒更辱非常之賜式祇承於帝
眷果悚動於朝班中謝伏念臣去國五年挈家萬里自謂永捐于
溝壑豈期再造于闕庭重惜殘年特加異數清談廢事肯將挂漫
吏之頤老氣未除猶足擊茲賊之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以增
新人惟求舊世宗饗國臣常叨預于諫員顯考上仙臣亦經營于

葬事慚無報稱猥荷恩私臣敢不正以垂紳書而對命奉公竭力
爰用贊于君前抗疏乞骸即願還於陛下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盃盞一隻金一百兩

內府緞子一十疋表

趙秉文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寵慚隗始
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於
混合肆小寇適為之驅除蠢爾蠻荒干茲天討迨皇威之既振底
賊壘之無堅有俘其凶有馘其醜釋圍城而復固絕歸路以幾殲
其餘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殆將巨海以
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出內府之珍輟上方
之品賜之惟服食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樂武自知何臣力之有
也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膺闕寄帶其櫛
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罍徒忝周行之寘殆速在梁之刺終非
躍冶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在笥賤和氏之璧所寶

惟賢捐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顧影知
慙飭躬自勵種德誓同於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是以似之雖未
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敷天子之功

左參政乞致仕表

趙秉文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輒瀝危誠仰
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中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
才之用偶膺任使無補涓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
不圖庸瑣獲玷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煩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
談而木非經國房瑄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冒居而多難
將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于賢路以恐妨況從改歲以來已
及懸車之勢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戀
明恩久叨重任伏願皇帝陛下隆天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
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政實不違安庶寬罪戾之憂
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金文雅卷六

金文雅卷六

三

金文雅卷七

書箴銘頌贊

復張巖書 金史

臨終遺子書 金史

答張仲傑書 金史

貽范元直書 金史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御史箴

驪山銘

日省齋銘

移刺仲澤虛舟銘

默庵銘

良佐鏡銘

歸潛堂銘 歸潛志

完顏宗浩

韓玉

王若虛

郝天挺

元好問

趙秉文

趙秉文

王若虛

元好問

元好問

陳時可

金文雅卷七目錄

十一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趙秉文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元好問

東坡真贊

趙秉文

士衡真贊

王若虛

李翰林白贊

歸潛志

李純甫

范文正公贊

元好問

趙閑閑真贊

元好問

寫真自贊

元好問

金文雅卷七

秀水莊仲方編

書箴銘頌贊

復張巖書

完顏宗浩

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
 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
 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
 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
 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彊又不能弱不深思
 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
 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
 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
 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眾震懾靡然奔潰是

以所侵疆土旋卽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
得斂軍徹戍以爲悔過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
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
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
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論
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
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
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於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
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
旣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謂非臣子所敢言在
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
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義信如不務此雖長
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
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斬

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旣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
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卽當割而獻之
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
爲定若是則旣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
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
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正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
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
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
可集輕瀆誑給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
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旣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
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
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卽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
爲子國卽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
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

外歲幣雖添五萬兩正止自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卽更添五萬兩正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卽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弗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於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

臨終遺子書

韓玉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甯不見爾

答張仲傑書

王若虛

某啟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羶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勿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眾命以益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甯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吳關右困于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憫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貽范元直書

郝天挺

昔昭烈當陽之役既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荆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眾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卽天命之絕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

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毘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楠豫章節目礪礪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椳楔楹杙豐桷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

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沼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

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御史箴

趙秉文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戚休係之爲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斃我彝憲時汝之尤無皦皦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依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慙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鷺鳥無朋如霜之清如衡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旣銘汝前寶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趙秉文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兮相與垂戒于不忘

日省齋銘

趙秉文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王若虛

泛而游載沈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于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訖矣雖放心委形以行于斯世可也

默庵銘

為劉司正尤甫作

元好問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啞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鏘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良佐鏡銘

元好問

鄴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闕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杞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工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心而觀之不過為櫛縱巾幌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幌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歸潛堂銘

陳時可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閒不山林而幽
 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
 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
 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
 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象
 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
 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
 陽榮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專於潛之一字者邪京叔
 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邱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視
 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墻古人潛德不欲彰那用此字書其堂況

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拄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屢滿名
 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語頗長用之
 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
 桑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趙秉文

上即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隆章以次蒐舉稽
 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庭鸞輅順
 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歌舞頌歎以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
 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
 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
 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
 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
 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光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
 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揚聖朝之休光臣則

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再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苔蕪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伊咺明君微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王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於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玉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衣登降拜跪冕服交輝璧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戾止儒林之光璧水瀾瀾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惟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璧水光搖帝裾屬車一臨化為泗洙四方其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元好問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芬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

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寡眾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為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

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卽有聲其

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
騰踵來惠而不鉏饑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歛孳
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
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於郊
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
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辨爾種稔相爾菑畚區爾欲深苗爾
欲疏根莠旣芟蠹賊旣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教我敬我
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
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
謂我侯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
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渴未濡蔽其泉流子暵未

蘇徹其庇麻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雨
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邱盤盤頽
水潛潛我侯之思其有旣哉

東坡真贊

趙秉文

坡仙西來自峩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魎
號狐狸大儒發冢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嶷南宮玉堂鬢成絲鴻
文大册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
與皮何況聞望江河馳壁間倏覩軒鬚眉無乃示吾衡氣機裏糧
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士衡真贊

王若虛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
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也

李翰林自贊

李純甫

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

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囚是何人也
邪吾所學者淨名莊周

范文正公真贊

元好問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
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
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
曦乃為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
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於
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

元好問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
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

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
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鳳衰無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為悲
歎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元好問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率繁跼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
兄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
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
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
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金文雅卷七

金文雅卷八目錄

廟碑上梁文

漁陽重修宣聖廟碑 薊州集

曲阜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祖庭廣記

乞伏村堯廟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闕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棲霞縣建學廟碑 棲霞縣志

重修襄陵廟學碑 平陽府志

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平陽府志

外家別業上梁文

施宜生

党懷英

趙秉文

趙秉文

王若虛

李純甫

麻革

段成巳

元好問

金文雅卷八

廟碑上梁文

秀水莊仲方編

漁陽重修宣聖廟碑

施宜生

漁陽漢唐大郡也山水雄秀兼東南之勝槩故功名豪傑之士多
 生其間近世文人賢公卿往往相繼由孔聖之教致身以立名節
 則不可以不尊事其所自來者廟學在州西北隅古槐數株至有
 逾合抱者翳然雲蒸觀其基址乃知自唐亦既有是爰自大金撫
 定幽薊闢科舉用儒臣而漁陽之人為多天會間太守高適同知
 趙子滌軍判梁樞與學生胡忠厚等崇修廟貌正殿三間東西之
 室相向於是行舍奠之禮彬彬郁郁有洙泗之風迨今餘二十稔
 而殿宇疎漏廊廡傾墊垣墉圯隳儒生劉子元等投牒于州州上
 其狀既得請官給其費所不及者州士人助成之可謂不忘本矣
 知縣史亨吉暨子元董其事重加完葺聖師袞冕端坐居上而配

享從祀屹然拱侍經始于今年三月葢事于五月既告成託朝散
畢公元吉來請記其事且曰有無字碑歸於廟廷歷年久矣若有
所待公不可辭宜生自揣文思拙澀恐不足以傳遠重以吾道存
焉固當勉強庶幾發揮顯明以警昏聩故不讓為愧然念土
木之工雖堅壯不過數十寒暑吾先聖之道應萬世而無弊者必
有所託而傳焉意其有屬于更續者豈可忽哉嗚呼吾先聖之道
何道也中庸而已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
也豈老與佛之道哉公孫丑問孟子乃曰道則高矣美矣若登天
然似不可幾及是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聖人者皆
不外乎中道也雖然行之者其效見其當時至今數千載仰望以
為不可及傳之者則自仲尼其說教豈在高堂大厦黼黻偶人以
驚天下與浮屠氏較優劣哉故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愚夫愚婦皆可知而可行者非有損肌膚餉虎
狼之為難能也使天下之人皆知孝弟忠信則太平可坐而致矣

儒者末流乃多聞強記以為學刑名度數以求治蓋未明其本也
遂曰孔子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悲夫漁陽地氣殊異河山炳靈遇
時而為公卿毅然而以夫子之道為已任者不可勝紀自今而往
整衣冠而謁奠於此尚致思焉子思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孟子亦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勉之

曲阜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党懷英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
福斯民粵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
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
神機政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
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于文明之治以為興化
致理必本于尊師重道于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
者夫子立教于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久不加

金文苑卷八
二
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于軍匠備于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于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鬻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象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幄座欄楯簾櫺眾愚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加葺者十居其一而增剏者倍之蓋經始于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于兩廡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眾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旣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并以崇盛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于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至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

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庀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楹計功僅識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經傳爲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尙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嘗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汎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

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維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宏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旣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眾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庳者以崇焉有制宏焉惟法卽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乞伏村堯廟碑

趙秉文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關百

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火水土穀之用壯者力于作者休于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于斯民日用之間而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嚙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入于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已而

喜怒哀用凡所以爲彼者在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于敘彝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于傳神器舍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于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邦矣功施于彼而利及于此恩加于當時而廟食于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土劍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羶薌苾芬有遺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而至于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壁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于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羨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于茲土也顧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

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歷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眾之心安知不佑明天子以惠茲惇獨平生而被其恩沒而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敘五教敬敷唐文煥乎披昏扶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于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熟一區神游藐姑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若虛

爲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爲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旣下車譁者以靜

悍者以柔冤者以有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稱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鑿諸石以慰吾心以傳于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于其下蓋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既嘗爲府參軍聲華藹然爲前後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于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既至而人安之

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一人之情易也至于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導窾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于爲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爲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爲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棲霞縣建學廟碑

李純甫

登之棲霞瀕海之壖阜昌初雍荆榛而縣焉地屬齊有秦漢之遺風故其人尙鬼道近世又以邱劉之說行蜂團蟻結雲鼓波湧駕飛藁連巨棟塗金鏤碧其費不貲蓋與紫微之宮渦陽之殿相兄弟羽衣緇冠之黨遐想蓬萊方丈隱隱在目睫間亦天下之奇觀

也獨章甫縫掖之士呻吟于華門甕牖之下茫無歸宿之地絃歌之音闕而寂然則素王之道幾何其不胥而為黃冠之所淄耶卽今天子嗣位之元年有縣宰李公景道故河中府君景韓之季也下車將祀先師吏曰無廟當莫牲帛于廳事公大愕經營之志油然而蒂于胸次矣會士庶以興學請公欣然許之第以城邑窘隘未拓其址一日巡檢魏伯雄牒來解西有隙地請舍諸公請于州太史木甲公曰可主簿趙守貞尉蒲察張奇實贊成之各捐廩粟以助費不徒而役不賦而征陶者瓦斲者斤鍛者火丁丁藁藁版土旣封殿于其中翼以列廡繚以崇墉廚以西齋于東辰在舍而載火西流而畢輪焉負焉沈沈乎新宮矣繪塑之功曲盡其巧俎豆之器一鼓而成自是扼腕之方士知仁義之學垂髫之小兒有揖讓之風其褒衣博帶者將峩峩而來洋洋乎聞雅頌之聲于落成之際會公被檄有京師之行屬其同年交李純甫志純甫牢辭不可遂折簡于棲霞之士曰儒者之言與方士之說不兩立久矣

請以近喻諸君嘗見夫海乎汪洋澄渟浩無涯涘際空如碧白波不興魚龍鴻洞不水其水此儒者之所謂日用而不知者隱然而風雷震劃然而蛟龍鳴非不砰轟可喜大抵索隱行怪君子不為彼方士之所慕吾儒之所羞也山東賢士大夫觀水于其瀾必有能辨之者他日魁閣傑異之才飄然凌雲志氣穿天心出月脅騎蟾蜍斧桂樹通籍金馬待詔玉堂登瀛州而仙去視方士之言如捕風逐影將一洗而空之庶幾不負吾兄之意則吾言尤信

重修襄陵廟學碑

麻革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浸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其邑官府邸第民廛佛廬清渠翠沼橫貫交映嘉花秀出紛紅駭綠葑欄蔬畦綺錯碁布甚不陋為邑天朝開國裂土以建同姓震宮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陵潞城俾嗣王治襄陵選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事且命天成李侯貳之八何赤譯言為人師者二公到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戶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丁境廓

然鬱為樂郊會甲寅春釋奠先聖李侯蹙然不寧罔克祇承薦裸
具俯若顛若隕先是廟學在治城西北隅三數里始實岱宗廟地
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爽地水繚之有
泮宮之制焉甫遷尋移令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蒞
以身任事累年而後有成卒之泰和靳公增修始克完具金季之
兵幸不為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所蔽障神棲不
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嘆曰為政此其可後耶慨然送已錢緡
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率邑之諸生問役于眾度材于汾川
問工于公輸斲輪命尉張君仲顯督視侯時時一過問省于是衢
路之湍滄土遏者決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圯者設赤白之
漫漶者潔輪焉負焉為之一新講肄之堂籩豆之位無不有秩序
行路見之祇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知所先後夫刺史縣令風
化之首然興化者必自乎學校之興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
往來集章編絃歌之聲聞于閭里使人人知學向化革暴為仁易

頑為馴陶成美俗當自興學始革適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趙君
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數友來謁文固不可以不記

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段成已

眉山蘇氏嘗舉益稷庶頑讒說一章以明舜之學乃推其言曰頑
讒之人雖不在時聖人不忍遽棄擇其可進者立射侯之法以名
之撻之以記其過書之以識其善欲使並生于天地之屬改過而
遷善也又命掌樂之官採歌謠之言而颺之以啓迪其良心其改
進且用之不然而後屏黜之威行焉聖人不忍于頑讒之人委曲
作成如此其樂育天下之材可知已夏商周因有校序庠之目而
制尤詳于周鄉舉里選有德行道義賓興之下而侯國如魯之泮
宮鄭之鄉校馘囚獻功論政取士皆由是出三代而後教日益衰
漢取以四科魏立九品之法隋變以科目唐宋循襲而莫之易皆
因弊改革雖道與古異而取材于學則一也故蘇氏曰有學而不
論政不啟志猶無學也隋唐以來學徧天下雖荒服郡縣皆有學

學必立廟以祀孔子先聖先師古也先聖各以一代名士者爲之如虞之夔周之周公是也孔子沒易以孔子百世不能改也至于近代廟學制益備自京師外河東爲稱首河東所隸郡河中首盛而得人亦稱是喪亂學廢不聞絃誦之音者四十五年國初遷學于內城立廟屋數間以備奠菜卑陋下窄神無寧宇有司僦工釀材屢作屢輟竟無以增益至元丙子真定史侯來殿是邦下車問民疾苦僉言河中晉一都會行李之往來如織供億之弊人每以爲病侯度府之贏財勅帷幄茵薦屏障几榻下至馬櫪筐筥一時供帳之物無不完具賓至如歸而浸煥之患息流亡復還田萊始闢令行于庭戶而人自得于田里之間嘆息悲恨之心不起庶富而教至于無斃乃會諸耆老而告之曰此邦號稱多士今頽靡不振豈其學未興教尼不行然歟吾與汝輩其成之何如同府判李讓以澤割俸以佐其費上下感悅不祈而薦貨不命而展力躬親率之日夕汲汲期于必成構禮殿五架中以木爲障以幕風土徑

尋有二尺縱橫相稱飾以丹漆巖巖翼翼可以薦敬可以妥靈取顏孟而下高第弟子十人配食于堂上從舊制也東西兩廡各十七楹繪餘子從祀其下破階以甃樹庭以栢應門臯門各如其法講肄有堂庖廩有次東偏餘地猶足爲學者藏修游息之所後之人完葺如前入用心斯無難矣環而繇之其袤七十九步有奇廣六十六步計其地得十一畝三分之一經始于至元攝提之仲秋畢功于冬之陽月學成侯于是傳書授府從事李安府學生麻克敏賈教授范庭實同蒲之士子書介姪子思溫走平陽來謁文願紀其實安嘗與晨夕董正之勞因以命之且道侯之言曰府判外從于役濟成之心終始不渝不特由中見其功也旣承命書其語俾諭于眾曰廟學之復蒲之士得日修孝弟忠信培植國家安富尊榮之本其亦幸于蒲之士厚矣爲士者可不勉哉學爲教基而風俗係焉異日歷蒲之境見其土風一變於俗日新入登聖門與蒲之士子揖讓于射堂之上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環視學宮

詠歎二侯相與之意其遺愛不亦偉乎其詞曰
廟學之廢蓋亦有年誰創攸居不盈數椽剝以風雨上漏旁穿乃
制新宮神棲始安惟北有堂可誦可絃庖廩門廡旣葺旣完仰聖
之尊儼然邇在學者望之莫不興起廟有廢興道無增毀人樂體
嘉誦其成美刊辭于碑以示無止

外家別業上梁文

元好問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
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
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
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
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兒之通好義均紀季
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旣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
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
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

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
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
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吳之世修趙王禪文何
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
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
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
還射羿之弓隨殼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
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
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
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邱近桃花之三洞東
墻西壁無補坼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
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
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尙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
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

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謠

金文雅卷八

